

寓教于乐 娱乐众生

——读钱良营中篇新作《座位》

戎平

钱良营的中篇小说《座位》(载《当代》2013年第2期),实现了小说“娱乐众生”(金庸语)、寓教于乐为一体。

《座位》不是官场“座位”,按职务大小前后排座。某市重点小学四年级某班学生“座位”排法、技术难度,超过局、县领导排座。枯燥无味的“座位”,从爱情、人情和伦理层面来写,充满快意和幽默,语言闪烁着小说家的智慧。我一口气读完。

小说好读、好看,让人爱看,是一项很深很深的理论话题。《座位》从小处着手,反映了当前小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个小小的座位,牵动千百个家长的心,也牵动整个社会的神经。小说故事好看、耐看,所蕴含的寓意和思想深邃,耐人咀嚼。《座位》在人物塑造上别具特色。小说故事好看、耐看,所蕴含的寓意和思想深邃,耐人咀嚼。《座位》在人物塑造上别具特色。小说故事好看、耐看,所蕴含的寓意和思想深邃,耐人咀嚼。《座位》在人物塑造上别具特色。

钱良营先生的小说《会走的湖》、《等待离婚》、《架子》、《防爆墙》等,都系纯文学的经典之作,读者看得进、看得懂。《座位》选材不同,但其写作风格朴实、风趣,

妙趣横生。开学不久,师大数学系高材生、三十岁大龄剩女季小桃,当上苦差事四(1)班班主任主任推都推不掉,意外成为家长口中的热点人物。小区邻居市医院妇产科医生王凤、教育局小车司机、准男友齐大全、马奶奶等打电话或上门祝贺,市某单位刘秘书带来进口阿玛尼彩妆套餐,讨好和巴结新班主任季小桃,都希望新班主任能给自家孩子调个好座位,就如公务员渴盼新来的县领导在调整班子时能给自己调个好职务。资深美女季小桃当务之急是摘掉“老剩女”的帽子,寻找另一半,教导主任陶老蔫用激将法“代班主任逼她上马”。季非做班主任不可,深感座位难调,一直拖着“不调”。班上70个学生左

右四排前后八排半,140个家长有140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动一座迂“全身”。前班主任牛欣“中套”,没为有关系的家长孩子调个好座位遭报复,不得已“逃离到另一座城市教书”。《座位》透视明文化艺术,季小桃不敢调座位,家长怀疑季是为收取“调座费”,暗暗给季小桃手机充话费二百三百不等,让孩子把单据给她。在陶主任再三催促下,季小桃才不得不将座位调整。季小桃调整座位原则,是按学生个头高低,但人情关系又不得不考虑,如教导主任老陶是摘掉“老剩女”的帽子,寻找另一半,教导主任陶老蔫用激将法“代班主任逼她上马”。季非做班主任不可,深感座位难调,一直拖着“不调”。班上70个学生左

理,让全班同学唱歌庆祝。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本该满意的几位家长却对季小桃发难:王医生数落季小桃忘恩负义将女儿调到了边排;马奶奶为孙子的座位调整得不满意大骂季小桃是“小妖精”;还有家长写信告季小桃“受怀疑季是为收取‘调座费’,暗暗给季小桃手机充话费二百三百不等,让孩子把单据给她。在陶主任再三催促下,季小桃才不得不将座位调整。季小桃调整座位原则,是按学生个头高低,但人情关系又不得不考虑,如教导主任老陶是摘掉“老剩女”的帽子,寻找另一半,教导主任陶老蔫用激将法“代班主任逼她上马”。季非做班主任不可,深感座位难调,一直拖着“不调”。班上70个学生左

《座位》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小学教师的典型形象。马鹏坐错车去了乌鲁木齐,季小桃和男友一起走遍大街小巷去网吧、游戏厅寻找。她热爱教师职业,爱孩

图书馆洗涤读者的心灵

李佳

在周口这个快速发展的城市里,许多市民把图书馆当成他们的“第二个家”,他们来图书馆借书、读报刊、学习,将这方净土当作心灵栖息的地方。老读者带着茶杯,沏上茶,在这儿悠闲地阅读,在阅读中享受着静静流过的时光;中年读者在工作繁忙之余,也不忘来这儿借书,似乎在他们心中图书馆是他们每个礼拜的最闲适的期盼;大学生读者总喜欢带着书来学习,他们喜欢这儿的氛围,这种沉浸在学习时光里的感觉是别处无法找到的;少年读者手捧一本图文并茂的童话故事,耳边仿佛又响起琅琅读书声,开心的笑在脸上荡漾,童心洋溢,清气升腾。

图书馆沉静了读者的心灵,洗涤了市民的苦涩,把他们从忙碌和烦扰的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在图书馆我们可以不需要为了考试、不需要为了工作、不需要为了前途甚至不需要为了知识和责任阅读,纯粹就是为了读书。就像钱钟书先生所言:前人藏在书中的一声浅笑,经历过许多年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而有你会心的微笑与共鸣,那是多么美好而奇妙的感受啊。这是读书的境界,这也是图书馆最深厚的魅力所在。

高中时代最喜欢的两件事一是周末去县电影院看场电影,另一件就是到县图书馆看书。它们给我枯燥的高中生活增添了许多生动。大学时最惬意的两件事就是听讲座和到图书馆看书,因为那种读书的氛围是教室和宿舍所没有的。毕业后我来到周口市工作,先后在川汇区图书馆和周口市图书馆

工作,与图书馆再次结缘。现在,在许多国家图书馆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和文明的象征,成为市民的“第二起居室”和城市的“第三空间”。

其实我认为图书馆也是一本书,一本最大的书。她的广博无垠的气势,她的前无古人的悲壮,她的细流成河的精神,她的催人进取的魂魄,她的每一页都凝聚着我们人类的伟大智慧和超凡的想象,她最终变换成了一本任何物质形态都无法比拟的书,这就是图书馆,一本好大好好的书。在这本大书中,有司马迁,有李白、杜甫,还有祖冲之、张衡、李时珍,有马克思、达尔文、普希金以及老百姓都十分喜爱的岳飞和杨家将,还有少年儿童喜欢的灰太狼、杨红樱。

如今人们已经不再把图书馆看做是一个藏书楼,而是一个传播知识、交流思想、休闲娱乐的文化场所。

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在《天赋之诗》中这样写道:“在我的黑暗里,那虚浮的冥色/我用一把迟疑的手杖慢慢摸索/我,总在想象着天堂/应该是一座图书馆的模样。”

图书馆里有一张安静的书桌,让你感受到平静充实。图书馆像一位智慧的长者,让你与之交流感受到了人生在世的最高境界。

图书馆提升了你的人生品位,让你觉得自己平凡中充满高尚,在平凡的生活中洋溢着自信,在忙碌的人生旅途中感受着淡定。

永远的记忆

翟国胜

与臧起初先生相识,已整整四十多年了。1973年的秋天,作为一个从“广阔天地”走出来的知青,我被推荐到淮阳师范学校上学,当时被编在政文专业七三級一班,先生任我们的班主任。

先生当时也就是三十五六岁,个子不是太高,习惯穿一件对襟褂子,课下烟不离手,一说话总是笑容可掬。作为班主任,他相当负责,但又不一味地“严格要求”,而是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嘘寒问暖,亲切如同家人。早晨他和同学们一起出操,晚饭后或星期天又喜欢到我们男同学寝室里和大家聊会几天,从世界大事到生活琐事,无所不谈,常常一聊就是半天,偶尔还会和几个年龄较大的男同学开几句玩笑。当时我们班的学生对臧起初先生既敬重,又感到很亲近,外班的同学对此也都很羡慕。

先生1964年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学识渊博,口才极好。当时他教我们的《文艺理论》课,课堂上声如洪钟,神采飞扬,一件件具体的文学作品、一个个典型的人物形象,他随手拈来,游刃有余。抽象的文艺理论经他条分缕析地阐述,大家都觉得“有味、有趣”。尽管先生说的是一口地道的豫东话,但他长于朗诵,非但不让人觉得“土”,反而使人觉得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

先生多才多艺,不是那种刻板除了教书啥都不会的书呆子。据说先生上大学前还当过木匠、合作社的会计。记得一次在校办农场劳动时班里举行联欢会,先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行云流水,似乎引领大家进入美丽的大草原,让同学们陶醉了几天。1974年淮阳县举行文艺演出,先生在影剧院讲《孔夫子在陈绝粮》的故事,绘声绘色,台下的观众一个个屏气凝神,没有一丝杂音。演出—结束,稿子就被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要走了。现在想想,引人入胜的效果并不是因为稿子有什么特别的好,而是先生讲得好。先生讲故事的水平,与单田芳、田连元等评书大家相比,我觉得只是少了一点舞台表演工夫,其他方面不相上下。

先生对学生,无论家庭背景贫富,无论学习好坏,无论来自城市或乡村,都能一视同仁,给予热情帮助。春风风人,秋雨雨人,这恐怕是先生最受学生尊敬之处

吧。记得第一年的开学典礼,先生让我代表新生发言。下来后,一片赞许声。我心里清楚,这机会是先生看我入校后表现不错、想有意培养我,所以给了我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不足千字的发言稿,也是先生帮我反复推敲的。当然,对于我在校期间所出现的过错,先生也曾两次在班会上给予严厉的批评。尽管没点我的名,别人也可能不知道是在批评我,但我心里非常清楚那是在训我,因为先生在“就事论事”。然而最使我感动的是,批评过后,我尚处于无颜面对先生的时候,先生对我该怎么热情还是怎么热情,生活上还是无微不至地关怀,让我没有冰冷遇的感觉,从心里感到先生批评我是因为我错了,批评我是为我好,让我没有丝毫的理由自暴自弃。

临毕业时,先生又主动找到我,询问我是否愿意留校,表示可以推荐。当我明确表示想回农场工作时,他又主动提起他有一大同学同学现在农场宣传部门工作,让我回场后见一下他的这位同学,并立即挥笔给这位同学写了一封信,介绍我的情况,请这位同学以后对我多关照。由于种种原因,一年后我才将此信交给他的这位同学,但他的这位同学又正忙着调动,因而这封信也没起上什么作用。尽管这样,对先生的热情关怀,我还是时时想起,充满感激之情。

2004年10月,我们全班同学相聚周口为先生65岁生日祝寿。先生满怀激情地回顾从教一生的经历,最后说了一句话:“当教师,值!”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慷慨陈词,但这却是他内心真实的感受。他一辈子执著地热爱教育事业,对学生倾注了全身心的爱。先生不是把教师职业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事业追求与精神享受。他不但有高深的学问,还有伟大的人格和高尚的修养,以自身人格的魅力塑造学生的人格,以自己的德、才、情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终生受益的影响和感化。古人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师,他用自己辛勤的一生,诠释了“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红烛精神”。

时光流逝,记忆永远。先生高尚的师德像鲜红的路标,将永远指引着我在人生的征程上永走正道,毫不懈怠。



看海

刘物摄

洛阳龙潭峡游记(组诗)

再见康桥

从平原到山地

在平原平坦久了
就会渴望一次次起伏
升高或者降落,俯瞰抑或仰视
给自己一个新的角度
新的坡度

习惯于在突然的一天突然消失
平原如此平
沃野千里,一马平川
随便跳上一辆交通工具
就会很快消失

留下一个小缺口给地平线

给一如既往的生活
平原依旧四平八稳,日子依旧
没有什么会因了个人
暂时的消失,而倾斜

牡丹

曾经怎样恣意随性的女子
如今,却因了无比的尊贵
而被围进高墙,植入金土
棚和馆里的
要按照人类的意愿
摆出烂漫紫色,雍容娇姿
并被游人挤来攘去,拈来捻去
拍照留念

园里的,要着皇家小姐的性儿
与残留的春寒对峙着
紧闭花苞,不肯打开自己
她们看不见也不可能知道
墙外,已是万紫千红的春天
熙熙攘攘的春花
早已布满了枝头,山野

龙潭大峡谷

选择从这里
从龙消失的地方
以降落的姿势
步入一座大山的腹地
不为寻求什么,得到什么
只想走走看看
度过平凡而珍贵的一天

混迹于陌生的人流,你立刻
就是一个彻底陌生的人
没有姓氏名字,没有身份历史
如此小,如此轻,如此洁净

像一棵草,或者一朵花
在一座陌生而神奇的
大山底部游移
你只需仰起虔诚的脸来
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

波痕石

要有怎样的耐心,怎样的坚持

才可以,在坚硬的岩石上
刻下生命律动的波纹

刻下曾经的心跳,曾经的犹疑
曾经的缠绵,曾经的跌宕
曾经的,无数次靠近和远离

一块波痕石

就是一册石化的情书
我每路过一次,靠近一次
就能听到一次古老的抒情

站在它的前面留个影
背后
依稀传来当年咿咿不停的
耳语声

天书

没有谁,可以翻动它的扉页
更没有谁,可以读懂。
一本书
躺在一座大山的最深处
吸尽山水灵气,日月精华
却将自己永远合上。
永远永远,不再打开。

所谓天机不可泄露
所谓:书不在读,而在悟

一切都好

红鸟

那天,张金魁正捏得出神,就听到有人喊,快跑,城管来了。就听到,很多小商小贩慌不择路地四处乱跑,街上尽是散落着的零碎物,还有被打翻的箩筐和篮子。

张金魁还没回过神来,几个人到跟前了,一脚踹翻了他的糖稀锅,骂道,你还要脸不要脸了,在这里影响市容!

张金魁说,几位爷,我做的可是正经小买卖。

那几位爷说,屁,快滚,再看见你,罚款,拘留。

张金魁吓坏了,跑了。

张金魁再也不敢在城里呆了,张金魁连夜赶到家。他对老婆说,城里也有村主任,我惹不了……

过不了几天,村里一个老人死了,老人是五保户,就是无儿无女。老人死了,没有人管,没有人送去火葬,几个邻居就出五十块钱,让张金魁送老人去火葬场。张金魁到了

四时田园杂兴

韩学先

绿树园中青菜沟,
墙头根下韭芽稠。
大葱肥壮青椒脆,
芫荽黄瓜欲滴油。

豆角随风摇不定,
甜瓜像蜜味怡喉。
倭瓜菜美香飘逸,
一日三餐饥饿求。

晨声

宋海转

风雨无停歇,
鸡鸣几力竭;

邻儿娇声泣,
天籁俱无邪。

雨思

袁庆州

又下雨了
小雨滴滴
雨丝——雨斯——雨思——
小雨滴滴
滴在我的脸上、身上、心上
我站在雨中
遥望灰色的苍穹
为什么总在在这个时候心胸
难以平静

小雨滴滴
穿透我的思念、牵挂、期盼
带着我的心绪
带着我的体温
飘洒大地
溶化——蔓延——渗透——
小雨滴滴
我要伸开双臂
拥抱柔美的你

我想把头靠近
你苍凉的胸膛
我想用双手
抚摸你并不坚实的臂膀
用我笔下如水的温柔
写出久违的渴望
小雨滴滴
心里涌出那丝惆怅悄然
升腾

似乎要穿透这深邃的雨幕
直达你栖息的远方
小雨滴滴
雨水从脸上轻轻滑落
像你纤细的小手为我擦拭
泪痕
小雨滴滴
下雨的时候
你是我全部的梦想

老人那,老人一动不动。张金魁伸伸老人的胳膊,弹弹老人的腿,老人很听话,伸伸胳膊弹弹腿。

张金魁很激动,背起老人就往火葬场走。结束了,张金魁对火葬场的工作人员说,你们的工作,真好!

几个人都不理解,说,我们这正缺人手,一个月六百,管吃管住,你来吧!

张金魁很满意,高兴地留下了。经过简单培训,他就上岗了。

张金魁在这里主要负责给死人化妆,这个活一般没人愿意干。

从剃胡子梳头发开始,帮逝者口眼闭合到整个化妆完,张金魁花十五分钟左右就完成了逝者的化妆过程,动作娴熟,逝者的脸色从被推进来时的灰白干瘪变成了安详沉静。最忙碌时一天要给几十具尸体化妆,一般二十分钟内可以画完一名逝者,但碰到一些因事故去世的人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有时要花上三四个小时,甚至更久。

但张金魁很满意,那些死人很听话,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任凭他处置。

一个月后,张金魁领了六百元,他捎信给老婆,他说,我在这里,吃得睡得好,一切都好!



小宵摄